



柳营作品

小天堂

little
heaven

在世俗之泥上
建自己的天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小 天 堂

柳
营
作
品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天堂 / 柳营 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060-8188-7

I. ①小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9763 号

小天堂

(XIAOTIANTANG)

作 者: 柳 营

责任编辑: 陈丽娜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4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188-7

定 价: 2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序：他的小天堂

他纯净透明，也阴郁自卑，不动声色里，掺杂了温柔和冷静。他享受过盛开的青春，但生活却很快被现实的沉重、生活的空虚、前途的无望、自我的迷失所充斥，时间如流水般逝去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得过时光残忍的冲蚀。

他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九十年代初，懵懂地走出校门，进入不可知不可测的未来。在生活之河中，看到了他所能见的以及幻想中的一切明亮的东西、一切黑暗的东西、一切使他迷离又能使他看见真实自己的东西。

一路走来，他处处瞻前顾后，无法左右，却在他最具有力量之时，以极为坦然的方式，接受即将到来的事实：代表温暖和安全的所有事物，这其中包括一个丰满结实的、会打呼噜的女子。

在繁杂无序的现实中，他试图通过女人这个媒

介，感知生命的流溢。然后，他和女人的脚下，总是晃动不安，到处都充满了变化，她们总让他眩晕。或许也唯其如此，他和女人在彼此的眼中才会呈现出某种幻象，就如他所身处的这片世界。

女人从爱中明白性，而男人却完全不同。总有这样一种男人，他用女人最希望他呈现的特性去接触她们，他并不了解女人，因为不了解，女人才会被他赋予如向日葵般的金黄、月光般的遥远与沼泽地般的混沌。

很多过往的经历，终将成为一场梦一个谜，这些情欲留下的幻想空间，正可以让他完成自我的成长。女人的这面镜子中，男人看见了什么样的自己？

在这个神转速变的时代，他被一股不可控的激流席卷着往前，他的命运似乎从来都不曾真正在他的手里。

他和他交往的女人互为介质，彼此幻想。有惊奇和欣喜，更是绝望和幻灭。如果男人和女人注定很难互相理解，也许他们更适合通过相互映照来发现自身。他在与她们的故事中，被带进一间屋子的门外，擦去窗上的灰尘，掀开屋内女人脸上的面纱，他看到了某个人，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，也可以是他认为的真相。

她们融汇成一条女人的流河，他爱抚过她们，

并且关注着倒映在其中的自己，以及黑暗中另一个不存在的女人，她是他想象中的女子，但她最后谁也不是。

从一开始，他就处在矛盾之中，灵使他厌恶肉，灵肉合一很多时候却缺少了真诚，充满了肉眼所不能见的欺骗。

正因如此，他在那些女人身上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发现的却是别处的生活。他最后所选择的女人，代表着他对生活的最终理解以及妥协。

这是个关于挣扎、选择、徘徊的成长过程。这亦是个在过程中去寻找并且去接受的课程。接受，即可为和谐。

他认为，他可以通过这个肥沃的、安静的女人，让自己和这个时代以及全部的生活和平相处。

就如天堂。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

第一章

Chapter I

婚礼结束了，客人也都散尽了。

我在城里有套大房子，婚宴也是在城中最好的酒店办的，但新婚第一夜，仍旧决定回二十几公里外的小镇上过。那里有我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，当年我住的西厢房就是我们的婚房。

婚房是十年前就准备好了的，除了那张重新买过的婚床，所有的摆设都与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我每天都有泡脚的习惯，新婚之夜也不例外。把新娘从车上抱回到婚房后，我一个人回到客厅，坐在那张早就没了弹性的老沙发上，开始脱鞋袜。

母亲给我兑好水温，然后蹲下身去，将我的脚捧起，放进木水盆里。她习惯这样做，我也习惯让她这样宠着。忙碌了一天，当酸痛肿胀的脚遇到热水，疼痛痉挛的感觉便蔓延全身，肌肉收缩，沉在脚底的疲倦从皮肤里溢出来，慢慢浮出水面，然后缓缓沉到水底。烫过的脚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，

随之而来的是火辣辣的痛，痛而舒畅。

身体在热水中逐渐放松下来，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过去的一切乘虚而入，它们在脑子里搅成一团，昨天或者更远的过去，真的或者假的，如烟雾般聚拢了又消散。

只剩回忆……

壹

1992年，我从省城回来，在自己家乡的小县城里开了一家只有十八个平方的小吃铺。母亲随我一起进城，在店里帮我的忙。

灯光从小城的各处亮起，夜来了。一丝昏黄的光虚弱地飘进店里来，这光中既有街面路灯的朦胧光晕，又有夜色丝丝缕缕的痕迹，是自然光与人造光的混合体，它给人一种半实半虚的感觉。

店里的生意并不好，母亲唉声叹气的。晚上也没几个客人，待最后一个客人走掉后，我便早早关了店门。关门后母亲去姨家住，我住店里，随意铺张小床，就为了省几个租房子的钱。

偶尔也出去走走，我喜欢往城郊的方向走。

路灯是冰凉的，夜的颜色与路灯混合在一起，是

浅青色的，那是幽灵的颜色。夜的幽灵藤萝密布，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。有一颗流星，从远处厚厚的夜幕中划过，穿透空间，落在很远的地方，却照亮了路边那片嫩绿的新叶。

越往城外走，光线越淡。通往郊区的路行人很少，有时候会感觉周围一切都已经死了，只有自己可怕的脚步声。还是回去吧。

躺在那张临时铺起来的小床上，周围没有任何声音。无声也是一种语言，是一枝寒冬里的梅，从一种孤独走向另一种孤独。

寂寥就像虫子一样在小床的四处爬动，爬累了，便停在我身体的某一处冷不丁地咬一口，肉体会有一种痛的感觉，雾一样漫延。人被孤寂浸染，在其中疲惫地睡去。

偶尔会在梦里见到她，她穿着嫩黄色蝙蝠衫，站在高中校门口微笑。她的笑是有距离的、带着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傲气，但她却又是那么的清纯与秀美。那个形象如雕像，永远都站在那里，让我心醉神迷。

在梦里，我会朝她走去。我身材高大，宽厚的臂膀，四方脸，浓眉大眼。我每次都会充满自信地朝她走去，快到她身边时，我会伸手去拉她，可就是够不着……有风过来，吹起她的长发，并将她从地面上托起来，越托越高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在风中远去。双脚无比沉重，心比脚更沉重，沮丧的情绪弥漫在梦里。

有几只鸟慌慌张张地从校门口的梧桐树上飞起来，随她而去。风越来越大，雷声夹在狂风中，把梧桐树劈成了木片，木片与树叶满天飞舞。我拼命地用手护住脸，怕木片划伤我那张英俊的脸……

早上起来洗脸时，我经常会对镜子里的自己发呆，事实上，我长得矮小瘦弱还稍有点驼背，脸上的皮肤很粗糙，看起来有些邋遢、笨拙，脸盘中间有几道先天的深沟。母亲说，那是苦命沟。我还高度近视，戴一副宽边眼镜，镜框的式样也很老土。读书时，同学们就叫我小老头。从小听到大，听多了也就习惯了。小老头与吴川这两个名字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，叫哪个都行。

总之，我有一个不招人待见的长相，可这些全由不得自己的，天生的。

最初开店的那些日子里，是一生中最感伤、最无所适从的日子，无所适从的感觉比爱情的幻灭带来的痛苦还要折磨人。是一种自信心的彻底丧失，觉得生活一下子就没了希望，曾经在内心为她积蓄的力量，在现实中慢慢消散。

每天清晨开门迎客，夜晚等客人走完后，我就躺在小床上看书，然后在梦里等待她的出现。够了，能在梦里见到她就够了，除此，我还能如何？

生活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改变些什么的。另一个女人出现了。为此，母亲还为我布置好了新房，现在的新房就是十年前母亲为我和她布置的。

那女人叫什么名字？她曾经是要娶的女人，可今天晚上，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。

她家是城里的，如她所说：“我是城里人。”她嘴里所谓的城里人，就是像她一样从小生在县城长在县城里的人。她并不知道，像她这样的人到大城市去，别人照旧说她是乡下人，就像她说我是乡下人一样。我不是在县城里长大的，照她的话说，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长大的粗野之人。因此，她这城里人的身份在我面前就显出了无比的优越性。

她就住在离我小店不远的一条小巷里。她的家在

小巷的尽头，两间老房子，青砖黑瓦，院子里有棵枣树。夏天，枣树却不长果子，许是这树有年代了，老得结不动果子了。屋里阴暗潮湿，阳光很少能够进去。她早就没了母亲，与老父亲住在一起。

我开店的第一天，她来店里买早点，以后每天早上都来买，久了也就熟悉了。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却小巧精致。骨头精巧而细长，手上的皮肤白里透红。她浑身散发出一股潮热的香味，那香味是浑浊的，但却有着活泼而热烈的内容。

她每次来都自己动手取食物。她会伸出那双白皙漂亮的小手，从油条篮子里取出四根油条，再从铁锅里取出四个热乎乎的葱花馒头。馒头有些烫，她每拿一个就甩一次手，并且发出些小小的惊叫声，有时会先跺跺脚，然后再引出一串串的笑声。她把油条与馒头放进自己带来的不锈钢锅里，双手油腻腻的，捧着锅就往外走。这时她会发现自己还没有付钱，便返回来，用嘴巴做着让我到她口袋里取钱的姿势。她穿着连衣裙，裙子左边靠胸口的部位有个口袋，钱就放在口袋里。我站着没动，母亲走过去取钱。她袋子里装的钱刚好是要付的钱，不多也不少。

她捧着锅，慢悠悠地晃动着身体往回走。她走路时喜欢将屁股摇来摆去的，很有节奏感。每次准备转身进入小巷时，她都会回过头来朝我粲然一笑，我听不到笑声，但我相信，那笑肯定是一串串的。

有一天她来买早点，付钱的时候对我说：“去看电影吗？”是试探性的口气，听起来却让人害怕。其实也不是害怕，应该说是紧张。

她有一双标准的凤凰眼，说话时眼睛喜欢往上翻，很妩媚的样子。她问完那句话后一直盯着我的眼睛。我的目光有些逃避，反应是迟钝的。我找不出理由拒绝，说实话，我为什么要拒绝呢。从小到大，还是第一次有女孩主动约我去看电影。

我很早便关了店门。

我要与她一起去看电影母亲也是知道的，她早就希望我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朋友了，有女孩子愿意主动接近我，在她看来当然是件好事情。

看的是什么电影已经忘了。电影结束后，她让我带她去后街的一家小店里吃青菜肉末玉米糊。我也要了一碗，挺香。

吃完后两个人继续在大街上漫走，我的步子要比她快得多，隔些时候就被她叫住。“走慢点，怕我吃了你？”她边责怪边追上来拉我的手。

是的，她拉我的手。她的动作有些粗野，但我仍在那刻闭上了眼睛。她的手温热而又潮湿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她的手里轻微地颤抖。我似乎听到一些声音，是雨水打在石凉亭上发出的声音，是蜜蜂的嗡嗡声，声音中夹着一些香味，是秋天野菊花在雨中散发出的香味。

她牵着我，很随意地说话，或者放肆地大笑。就这样牵着，一直到她家门口，她从我手里抽出手去，朝我挥了挥，跨门进去。

老屋的门在破碎而沉重的吱呀声过后，重归安静。她已经在门的那一边了。

我在她家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
天早已经黑透了，我靠在她家的院门上，周围有些腐蚀了的味道。是陈旧的木头的气味，是肉身早已死去的幽灵的气味。

那气味暗含了神秘和诡异。

这样的时候很适合抽支烟，烟火在暗处闪动的节奏和周围的气味该是一致的，但我不会抽烟。母亲不喜欢我抽烟，母亲讨厌抽烟的男人，她曾警告过我，让我离香烟远一点。高三的最后一个月，紧张郁闷，我曾背着母亲偷偷地抽过几回，但不多话的母亲有时却精明多疑。我抽烟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她发现了，她为此半个月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母亲用死一般的沉默来抗拒我的行为，是无声的折磨。这样的折磨让我内心长满了荒草，颜色枯黄，没有生机，无边无垠，有冷风从荒草上刮过，冷风刮在荒草上的感觉让我感到恶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对烟彻底失去了兴趣。

小巷非常安静，偶有几串自行车的铃铛响，还有从老屋里传出的轻微而压抑的咳嗽声。

很多年前的白天，我也曾这样站在另一个女孩的

院门口，但心境却与此时完全不同。我从没停止过对她的思念，那个夜夜渴望在梦中相遇的姑娘。

有了第一场电影就有第二场、第三场。可电影院里也不是经常有新电影看的，在没电影可看的时候，她就让我陪她去散步。也没地方可去，就绕着老城墙来来回回地走。

她嗓门很大，笑声很粗，一串又一串，接连不断，一丁点屁大的事，她也会莫名其妙地笑上个半天；她吃玉米糊时喜欢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；她爱穿艳俗的衣服；她有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，但她总喜欢折腾它们，将它们弄得怪里怪气的；她性格有时狂野粗暴，说一不二，任性；她还特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。她与那个我每天渴望着能在梦里见到的姑娘实在太不一样了，但无论怎样，我在她面前仍有自惭形秽的感觉。

就如她说的一样，她比我小好多岁，是城里人，并且在城里有住房（虽然只是两间快要倒塌的老屋）。自卑的情绪就如一条野狗，它时不时会在我的身体里踢上几脚，由不得自己。

一个人脑子里真正想什么，全都会被身体生动地揭示出来，不管我费多大的劲试图去掩饰自己的感觉，身体总是会出卖我。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我深藏的自卑。渐渐地，她在我面前的良好感觉与日俱增。

她无法与那个我渴望在梦里见到的女人相比，但